

赵长天

家人团聚的日子，
应该充满亲情的交融。

传统的守岁，
就比较符合人性。

年夜饭之后，
一家人围坐熊炭火，

一杯浓茶，
几碟瓜果，

不紧不慢地聊天。
窗外是寒风，

是飞雪，
室内是温暖的火盆和温暖的亲情。

过年必须在冬天，
过年最好下雪。

室外的严寒如一堵墙，
把一家人和世界隔绝，

一家人就更加手足相亲。
电视把这一切都破坏了，

它终结了家庭的诗意。
那么千千万万家庭会接纳电视呢？

社会习俗的形成总是一种需要。
或许家庭成员之间早已无话可说，

电视便乘虚而入。

不是忏悔



不是忏悔

赵长天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是忏悔/赵长天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5
ISBN 7-02-002027-5

I.不… II.赵…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1072号

责任编辑:陶良华 李丹妮

封面设计:柳 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208,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3

1995年5月北京第1版 199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8.40元



作者像

赵长天 1947年3月生于浙江温州，祖籍宁波，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伽蓝梦》、《天命》，中篇小说《市委书记的家事》、《老街尽头》，短篇小说《苍穹下》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激情与意义共舞(序)

毛 时 安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逐渐成型的现代社会正在创造一种由高技术高物质主宰君临一切支配生命的生活模式。为了拥有实现这一生活模式必需的高速公路摩天大楼小车家用电器,我们忙碌奔波,为可能得到将要得到的一切而兴奋。我们自以为能得到很多,可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也将失去很多,而且也许我们行将失去的东西比行将得到的东西,重要珍贵的多。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陷入现代物质的包围中,但我们已经落到了日益膨胀的物欲和拜金主义的泥淖。我们在这泥淖中越陷越深。于是,我们的生活失去了超越实利的意义和目标。我们的精神失落了,我们的感情粗糙了,我们的灵魂麻木了。人们一个个出入于男欢女爱的场景中,却只有欲没有情,只有性没有爱。在今天,对于爱欲的细腻体验已经变成远离我们现实的神话。

作为有责任感的当代人,我们必须正视自身的生存状态,反省自己灵魂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从自己的生存中寻找情感的意义来。我想,重新追问谋求生活和情感的意义,是所有严肃的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并且在实践这一使命的过程中,重新唤起我们作为人的情感知觉和体认。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读到了赵长天的长篇小说《不是忏悔》。

DK96/27

长天的这部小说，我读了三遍。第一遍是用耳朵读的，在上班途中在办公室，长天断断续续地给我谈过他的构思和想法。第二遍读的是没有完全定型的手稿。第三遍读的是小说的校样。我在反复的阅读过程中加固了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可以视为长天过去创作的延伸和突破。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关于中年人的爱情小说。和长天以往的小说一样，这里没有“坏人”。长天很善良，他的小说也很善良。这次我们碰到的主人公，特别是男主人公卞海亮鲁崇善，依然是清一色的好人。长天擅长写好人的无奈。这些好人的身影在长天笔下进进出出，时而是出入于高门深院的市委大院充当市委书记家事的主角，时而穿梭于机声轰鸣的车间里做职工的思想工作，时而蜗居在旧式石库门里。他们总是掩藏起内心本我和超我冲突引起自我分裂的痛苦，总是放弃欲望去屈从秩序，他们在日益复杂的人际冲突中，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做人。在早些年，他们即使吃一只浦东鸡，也要看看左邻右舍的动静，免得香味引起四邻的嫉妒怀疑和不满。他们的痛苦经常是想干点满足欲望的小“坏事”，最后为了做一个道德完善的“好人”而放弃努力挣扎的痛苦。这样的“好人”其实不是圣人，他内心的丰富内容和痛苦有时甚至超过常人（参看赵长天小说集《外延形象》、《天门》）。

卞海亮鲁崇善都是这样的“好人”：一个是受人尊敬的大厂厂长，一个是勤勉治学的社会学家。鲁崇善自不待说，他是一个被生活冤枉受了委屈的角色。卞海亮最后也力图在度假村重新扮演一个好丈夫的角色。当然他失败了。

但是，这部小说，对于长天来说，突破大于延伸。长天本人有两个主要的社会角色：行政领导和作家。领导和作家，在一个

人身上,有时是可以统一的,但经常是冲突的。一般来说,领导的角色,需要理性需要冷静需要克制,需要让一切纳入有秩序的规范。做一个作家,则需要自由需要想象,需要对现行秩序的反抗,对规范的破坏和重建。作为“领导”对长天创作的积极影响是,他对社会全局宏观把握和理解,他有自信和能力塑造出别的作家笔下很少出现的那些干部形象,是有他题材上的独具的不可替代性。在艺术上,长天的笔触总是很理智很清晰。他的小说通常修饰得很顺畅很完善。他的小说,很少有“出格”的时候,哪怕我们百般期待的时候。比如,他小说中的爱情描写,经常在我们期待着激情场面出现的时候,他悄悄收起了笔墨,让我们留下一片失望。就像行进在沉闷夏夜的原野上,我们期待闪电划破长空,哪怕仅仅一撇的时候,期待中的一切,竟然没有出现。像一张没有高光亮点的低调照片。过强的理性,已经成为他心底深处的无意识反应,一道很难逾越的屏障了。今天,作为读者,我很饶有兴趣地看到,长天笔下的“好人”,终于跨出了充满激情的一步。对于长天的创作,这无疑是很大的突破。长天以前的小说,通常是社会问题小说。在这些小说中,爱情始终是社会问题的附庸,他的笔总是从爱情外围绕过而不进入核心的。《不是忏悔》摆脱了社会问题的干扰和羁绊,成为他创作中第一部比较纯粹意义上的爱情本体小说。这一突破,是在卞海亮跨出这激情一步,在爱情长途颠簸时实现的。

小说的主线是在厂长卞海亮和总经理叶磊的婚外爱情中展开的,而且完全是那种舞会邂逅全无来由的一见倾心。这原本会是一个很俗不可耐的故事。但是,长天并没有去着意制造种种虚幻的“精彩”。他让虚构的小说世界真实得和我们现实生活一样,没有强大的戏剧冲突悬念。一切都在不经意的自然中来到,又在生活的漩涡中消逝。但是,他恢复了对生活的细致

感觉和审视反省。在卞海亮和叶磊的爱情故事中,长天和我们一起广泛而严肃探讨了与爱情相关的人性、心理、伦理、责任、情感、欲望以及男女两性对爱情的不同期望。小说相当真实地展示了爱情关系中两性期望矛盾是怎样由初始的一致,慢慢扩大,以致最后决裂的过程的。应该承认,无论卞海亮和叶磊都对这场中年迟来的爱情抱有“以不破坏家庭为前提”、“丈夫和情人,互相都不能代替”、“离婚的代价太大”的清醒认识。但是,因为基于性别角色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天性、期待和欲望,使得他们一开始达成的口头契约,并没有成为保护他们爱情的屏障。他们很快由倾诉对象变成了爱欲的伙伴,由精神追求发展到肉体追求。正是这转换,一下子使他们陷入了一代人的两难的绝境:“不当真没意思,当真了又麻烦。”莎士比亚说过,弱者呵!你的名字叫女人。尽管很多女权主义者认为这女性的弱者是男性文化中心主义造成的,但事实上,在两性关系中,女性经常扮演着弱者的角色。即使“外表看来像个女强人”的叶磊,“内心其实很想有个人管管”,渴望做个“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典型女人。这样,对于女性来说,爱欲经常意味着她生命的全部内容。叶磊理智筑成的虚假堤坝是经不起情感冲击的。在爱情面前最真实最勇敢的也许总是女人。相比之下,无论在合法与非法的两性关系中,男性总是在理智责任的驱使下陷入“没法不虚伪”的境地。具体到卞海亮就是:“我没法不虚伪,否则我就要伤害她(小莉、妻子)。我不想伤害她。我知道,如果,如果真的不想伤害她,就该忠实于她。可是我无法选择。我不能没有叶磊,我不希望回到过去。”北京三天三夜的销魂是他们爱情的形式顶点,也是本质的转换。就叶磊而言顺理成章的想法是要卞海亮确定最后的选择。在最后选择的时刻,女人的一往无前恰恰暴露了男人的畏缩犹豫。他对离婚的种种假设,对厂长离婚的新闻性的

担忧,既是社会的,但更是植根于性别的。

长天这部小说好就好在,两人从相爱到分手的全部过程中,貌似自主的选择其实都只是别无选择的无可奈何。在性别冲突的主线中,各种偶然性突发性的事情,各种常规性恒定性的背景,从方方面面制约了卞海亮。特别是母亲的生病,小莉的服侍,齐书记别有动机的掺和,到一个全市五好家庭的表彰,特别是当电视台记者将话筒镜头对准卞海亮的瞬间,卞海亮除了窘迫地扮演他的角色,还能做什么呢?在这里庄严的正剧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我觉得,长天的厉害在于,他笔下的“好人”从来就不是价值判断中一尘不染的好人,而是在各种制约和无奈中不得不扮演好人的“好人”。卞海亮最后的选择依然是去扮演一个被社会确认的“好男人”“好丈夫”角色。可是他还能扮好吗?生活还能回到从前吗?欲望和情感一旦释放出来还能关回所罗门的瓶子吗?长天的厉害还在于他非常非常准确地把握了中年人在处理爱情关系时的心态。“中”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中”是一种以貌似不偏不倚的中点形态,包容着来自两极的丰富内容和矛盾冲突的存在。中年则在心如止水的外表下掩盖着承受着社会新的矛盾观念冲突的痛苦折磨。中年是最分裂的人格。说到底,卞海亮也罢叶磊也罢,鲁崇善也罢卞倩也罢,最后谁也跨不出他们“中年”的阴影。“中年”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年华,令人苦恼的心态,一种进退维谷的文化。《不是忏悔》区别于时下流行的言情小说就在于小说在充满激情的写作中,折射包含了作家对于爱情心理、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文化学多方面的严肃思考和广泛信息,当然还有他令人信服的高度生活化的艺术处理。

赵长天是一个对小说创作有着独特想法,对小说理论下过功夫的作家。他把写有意思的小说作为小说家追求的美学目

标。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曾多次倾听他畅谈对于小说艺术的许多有趣的设想。我由衷地期待他有机会和可能将自己的小说美学追求变成小说创作的现实。

今天,如我前面所说,是一个缺乏意义缺乏激情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是忏悔》提醒我们,放弃冷漠放弃麻木,重新燃起生活的激情,重新投入寻找生活意义的精神探险。在感情变得日益粗糙粗俗,在爱情成为人生匆匆忙忙的路景,甚至连匆匆一瞥也不愿意留下的时候,《不是忏悔》却将爱情精致化细腻化起来。卞海亮叶磊的爱是一次“美丽的错误”。但真正使这次错误的爱变得美丽起来的是作家,是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喜欢它。

让我们和激情和意义共舞。

1994.12.11 于上海白玉兰宾馆

笑。姜昆还是侯耀文？不管他。

过去我挺爱相声。过去。现在爱什么呢？想不出爱什么。没什么可爱了，似乎挺可怕。可怕。感情麻木，人之将老的表现。老？46岁，离老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吧！不久前还是青年，都称我青年厂长。41岁当上厅局级大厂的厂长，是够年轻的。五年，就老了？

“海亮，先来看电视吧！”小莉喊。

“就完了。”

我直起腰。脊柱和肌肉错位，死死牵住。我小心扭动，转圈，前后摇晃，预防闪腰。是老了，连身体器官都不听指挥了。

我这是怎么了？爸爸81，妈妈77，都活得舒舒坦坦，我老了？

还有两条，杀好三条。我运足一口气，重新弯向水池子。

鱼鳞干涩，死死贴住鱼皮，刀刃刮上去，铮铮响如敲击金属。最难的就是刮鳞。剖鱼肚掏鱼鳃都还容易。杀活鱼就方便多了。从青浦拉来，又在浴缸里扔一天，这样的鱼，纵是鳊鱼鲢鱼，也失去了鲜活的滋味。其实农贸市场鱼有的是，何苦老远从青浦拉来，把好好的乌青糟蹋成死鱼！但我没发表不同意见，这类事情，能不管就不管，让工会、办公室、行政处去折腾吧。全厂职工的福利，大家没意见，就是最高标准。这么干，一定有这么

干的道理。发奖金有限额，发实物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名目开支。这点鱼，说不定还是协作厂送的呢。具体情况不了解，他们不说，我也不问。都很聪明。向我汇报反而麻烦。我不知道，上面查起来，我承担领导责任就是了，下面有天大的问题，我也能帮着挡一阵风。上下都安全。

于是就莫名其妙吃死鱼。说起来又是体制上的问题。算了，不去想它了！

肚子上最难刮，软，鳞又细。我改用大拇指刨。

“指甲要刨坏的。”

是妈妈，她倚在厨房门口，看着我。

“你去看电视吧，我一会儿就完。”

她没走，看着我，摇摇头。“你呀，大年夜还要忙家里。”

“年夜饭都是小莉和倩倩干的，我什么事也没做。”

“你是厂长，在厂里忙了一年，还没忙够？”

我笑笑。

“那时候，我和你爸爸，家里事都不管。”

“那时候不一样，爸爸有警卫员，有勤务兵，还有保姆。”

妈妈不响了。

“我们还是去请个保姆吧。”我说。

“好吧，去找找看，如果有好的。”

“你去看电视吧，我就完了。”

妈妈点头，回客厅去。

还剩一条。我放下刀，冲冲手，点着一支烟。反正没什么事，慢慢来。

我靠着墙。眼前错杂零乱。瓷砖被油烟熏成微黄。锅呀瓢呀瓶瓶罐罐呀，似乎都不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上。我们这个家啊！也只能这样。我也难得这样悠闲地来打量这间厨房，所以

才第一次发现它的零乱。

我把眼光收回来，收到鼻子前那点红红的亮。烟已经燃到过滤嘴了。按到水池里，嗞地冒出最后一缕烟。

鲁崇善走过来。

“还在忙呀？”

他是我妹夫，在社会科学院，搞社会学研究。我看过他一本书，没引起兴趣，以后就没再看。但我还是常说他文章写得好。我们兄妹关系很亲密，用不着说客套话。可他不是妹妹，他是妹夫。

“要我帮忙吗？”他问。

“不用，只剩一条了，马上大功告成。”

倩倩走过来，说：“哥，看你干家务，真累人。”

“是啊，没改造好。”

“那就自觉点呀。”

“我这不在自觉改造吗，哎，你们怎么都不看电视？”

倩倩说：“你问他，忽然说要回家去了。”

鲁崇善说：“忽然冒出点想法，想回家赶快记下来。”

“又是什么灵感来了，是吧？”倩倩鼻子一耸，“像煞是个大学者派头。”

鲁崇善有点尴尬。

我说：“倩倩，你这张嘴真是，人家是工作。”

“又不是只有他会写。”

“是呀，其实你搞创作，会是个不错的作家。”鲁崇善说。

“算了算了，不要来拍马屁。你要走就快走。”

鲁崇善笑笑，走了。

我说：“倩倩，你说话客气点。”

“没关系的，我们惯了。”

“我不干涉你们内政。不过，夫妻之间也不是什么话都可以张嘴就说，人都有自尊心，况且人家还是个副研究员。”

“喔，你和嫂子讲私房话也那么客客气气？”

“我们没什么私房话。”

“哟，完了完了，我告诉你，不讲私房话的夫妻是不正常的夫妻，你懂吗？”

“去去去，看电视去！”

不讲私房话的夫妻是不正常的夫妻？

埋在沙发里，很舒服。

手上还有鱼腥味，用香皂洗三次，还腥。

不知道是什么歌星，香港的？台湾的？也不知道唱什么歌。在这个房间里，能听懂，能欣赏这种歌的，大概只有冲冲。但是都在看，都在听，小莉、倩倩，还有老头老太。不看不听又怎么办呢？电视是个横行霸道的家伙，它不像读书那样可以选择，它指定内容给你看，你就只好看，就像婴儿喂食。况且这是春节晚会，春节晚会已经成为春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像吃年夜饭一样。每个家庭大概都如此，可见电视的威力，它只用十年时间，就改变了几千年形成的春节风俗。除夕，家人团聚的日子，应该充满亲情的交融。传统的守岁，就比较符合人性。年夜饭之后，一家人围着熊熊炭火，一杯浓茶，几碟瓜果，不紧不慢地聊天。窗外是寒风，是飞雪，窗内是温暖的火盆和温暖的亲情。过年必须在冬天，过年最好下雪。室外的严寒如一圈墙，把一家人和世界隔绝，一家人就更加手足相亲。

电视把这一切都破坏了，它终结了家庭的诗意。但是为什么千千万万家庭都会接纳电视呢？社会习俗的形成总是一种需要。或许家庭成员之间早已无话可说，电视便乘虚而入。

是的,无话可说。不是无话可说,是无人诉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谈话对象的,即使是父母,即使是妻子。当生产单位和家庭分离,当现代社会呈现无限多样的形态,当观念形态越来越趋向多元,当代际隔痕越来越明显……家庭成员间的共同话题也日渐减少。于是电视晚会的编导便煞费苦心地烧出一锅各种人都勉强接受的杂烩来解决各家各户的难题。

换了一个彭丽媛,唱民歌。

我听着歌。我其实没听。我不知听还是没听。是没听,我在想她。

怎么会忽然想她呢?只一面之交,真是只能算一面之交。

三天前的一次联谊会上。普普通通的联谊会。春节前充满这一类活动:喝酒、跳舞、抽奖,累得很无聊,却又没法躲开这种无聊。

在一个很不错的宾馆,三星级,或许是四星级。主办单位慷慨包下舞厅、卡拉OK和保龄球健身房。我玩了一阵保龄球。这洋玩艺儿只在影视上见过,没想到那么重。有人告诉我球有不同的分量,可以换一只轻的,我没换,三个指头勾住球跑上去。一位教练模样的人拦住我,说:换鞋!规矩真多。只好换鞋,再排队,轮到我,使劲儿朝前扔。球骨碌碌滚去,滚着滚着就斜了,离瓶还有一大截,就掉进跑道右边的沟里。再扔一次,还是滚进右边的沟。我索性不瞄准,随便朝左边扔。这回不错,撞倒两只瓶。不想再扔了,如此而已,我体味不出这种贵族化的运动乐趣何在。曾经去参观青浦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同样不明白何以要把一种和孩子游戏没太大区别的运动弄得那么富贵。我想,这种运动的价值或许就在于贵族化。就像现在流行打桥牌,打网球。靠外在的形式来提高自身的档次,这种心理状态,其实很可

怜。

又去看了看卡拉 OK。有一个人在唱。底下坐着一对。再没别人了，冷冷清清。参加这个联谊活动的人都有点身份，年龄都在 40 岁以上。40 岁以上，恐怕就和卡拉 OK 绝缘了。小姐递上点歌单，我翻了翻，找到几个熟悉的歌名，十五的月亮、在希望的田野上、英雄儿女。我嗓子还可以，但没兴致。

只好去舞厅了。舞厅是最热闹的地方。中年人和老年人只能跳三步四步。乐队很审时度势，就盯住慢三步和慢四步，老年人就很自如很欢畅。三步四步我也还可以对付，可是没舞伴。有几位单身女客，都不认识。我不善交际，除非因为工作必需，我决不会吊起精神去和陌生女人周旋。我找个角落坐下，要了一杯雀巢柠檬茶。该应酬的关系，刚才都已经应酬过了，我打算喝完这杯茶，然后就打道回府。

后来，因为想她，因为回想我们相识的经过，我无数次重现这次联谊活动。我不禁觉得后怕。不唱歌、不跳舞、不打牌，对各种游戏都失去兴趣。欲望的消失，是生命力减弱的主要标志。我的心态，怎么老化得如此严重！

大概在潜意识中我已经体会到了心态危机，我想改变我的生活状态。就在这时候我遇到了她，她使我享受了第二次生命。当然，那都是后来的回想。那一天，我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喝着茶，心如止水。

乐队不错。小号吹得很松弛，乐声花俏流畅地在舞池上空盘旋。我闭上眼。有点累，这么坐一会儿，挺好。

这时，我感觉有人走到我身边。不知怎么会感觉到的，是眼帘上明暗的变化，还是接收到外人的体温气息？我睁开眼。是个女人，不算漂亮，但身材很好，黑羊毛衫，黑色西裤，披一件纯白的毛料大衣，显出别致醒目的效果。她微微一笑，轻声问：“可

以坐吗？”

“当然可以。”我有点慌乱，脸上发热。我有些失态，却不明白为什么会失态。也不是没和女士打过交道。我有几千名女性部下，其中不乏年轻漂亮和时髦，从来没有慌乱过。

我站起来，很有绅士风度地替她把椅子拉开。

“谢谢！”她脱掉大衣，搭上椅背，轻盈坐下。她的语调、表情和动作，都显示出教养和风度。

我递上名片。她又说谢谢，双手接过去，很仔细地看看正面，又看看反面，然后把她的名片给我。

——通达公司总经理叶磊。

我说：“叶总经理，认识您很高兴。”

她笑笑，说：就叫我叶磊吧，咱们不称官衔了，好不好？整天在场面上应酬，真累。”

“完全同意，”我说，“我也讨厌应酬。”

“怎么搞的！说好十二点吃点心，怎么现在就炸春卷啦？”父亲怒冲冲地吼。

卞倩在厨房说：“京京吵着要吃。”

“小孩子吵着要吃，你就给他吃啦？”

“有什么关系嘛，”倩倩说，“过年。”

“过年又怎么啦？”爸爸指挥过千军万马，嗓子炸雷一样，八十了，仍然中气十足。“小孩子就是这么给你们惯坏的。”

“没那么严重。”倩倩说。

“把炉子关了！”爸爸命令。

“没道理！”倩倩嘀咕。

“什么道理不道理？有些事情就是没什么道理可讲。训练新兵，让你趴下就趴下，让你起来就起来，讲什么道理？”